

其事我亦不如此哉、越後弑其主上野山滿兼以
降、義不可私容也、義光不誅之以懲不忠之臣、乃
反賞之以其主之邑、所以招莫大之禍也、吾度權
兵衛說義康之言、益亦越後父子同謀、其意欲除
義光立義康而已、專其權也、義光已失刑於越後、
至是又不先捕越後父子窮治之、而遽殺義康、可
謂惑矣、假令義康有罪耶、廢之可也、幽之可也、而
必殺之、不亦太甚哉、自古人君父子之間、當艱難
之時、互不親愛、及天下有事、漸生愛憎、校險茲佞

之後、又從而離間之、漢武帝、唐肅宗、皆聰明英主、
猶惑江充、李輔國、而冤殺太子建寧、可不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四

蒲生氏

太郎雅俊

蒲生氏出於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次子曰
 千晴、六世之裔雅俊自陸奥徙近江食蒲生
 郡因氏為雅俊子俊賢事源賴朝俊賢後七世曰
 秀朝建武中屬足利尊氏有功秀朝七世孫曰貞
 秀削髮号智閑藩論譜蒲生家記蒲生盛滅記
 智閑有武幹善和歌當是時足利氏衰細川氏
 專權文龜三年夏細川政元族澤庵軒略近江近

刑部大輔秀
行
左衛門大夫
高卿
右京大夫義
賢勉号兼禎
藤共衛秀純
藤十郎定秀
称下野守

江多属焉、獨智閑不從、據日野城、澤藏軒率二萬
餘人、未圍之、智閑堅守、澤藏軒知不可力取、斷其
汲道、久之、城中困、智閑偽為浴馬、使圍人盛米于
斗、灌注馬背、澤藏軒見之、謂水不乏、乃解圍去、智
閑預出兵扼其歸路、夾擊破之、家記智閑長子秀行、
事將軍足利義輝、次子高卿、事六角義賢、秀行早
沒、子秀純幼、高卿欲為嗣、請之父智閑、家記不聽、
使秀純為嗣、智閑沒、高卿終滅秀純、并其邑、高卿
子定秀、家記子賢秀、俱事六角氏、賢秀娶六角氏

藤太郎賢秀
後称左共衛
大夫
右衛門佐義
卿

老後藤播磨女、播磨子曰但馬、父子並用事、咸
權退六角氏、義賢子義弼、心不能平、家記威滅記
俊、永祿六年、義弼密命其臣種村某、建部某、觀播
磨父子入謁、刺殺之、其族奉兵叛、攻義賢、義弼於
觀音寺城、縱火外城、賢秀從義賢拒戰、國內多叛
應賊、賢秀勸義賢、從己邑日野、召父定秀、家記率
兵來迎、護義賢、義弼入日野、賊兵來攻、擊卻之、遂
復觀音寺、但馬次子綱明降、家記威滅記、按總見
但馬女、但馬有籠六角義賢、家記憑勢弄權、國人多歸
之、及義賢讓回長子義弼、家記密命建部某、女正

喜三郎綱明

植村大藏大輔等但馬守永祿六年三月兵庫助其
族進藤山城觀音寺城賢秀父定秀迎義賢於
攻邑日野而赴觀音寺城賢秀拒賊勢益張自
已秀度城難攻之遂議和以保馬次子綱明兼父
秀與本書不戰卻之
命錄以備考
請和共伐三好氏義賢不荅九月信長大舉來攻
義賢分兵守諸城以和田山當敵要衝遣精兵守
之信長聞之急攻其作城賢秀聞急請赴援義賢
不聽賢秀憤惋曰臣在此無益不如歸臣邑拒敵
死乃辭還日野修守備信長終拔其作諸城望凡

藏人具盛

而潰義賢惶惑與義弼棄觀音寺走鯨江城賢秀
妹夫神戶具盛從信長來說賢秀乃降家携
其子氏鄉謁信長時氏鄉年甫十三信長見之曰
之子眼光射物非常人可以為我婿因留質于歧
阜氏鄉初名賦秀稱藤三郎至是更稱忠三郎
記信長每與諸將談兵氏鄉輒侍坐傾聽不俟
葉通朝見之歎曰蒲生氏兒不凡後必顯氏鄉武
十二年八月氏鄉從信長略伊勢攻大内挺身
進薄城獲首級信長驚異乃以女妻氏鄉遣歸

藩歸譜、天正二年八月、賢秀氏鄉、屬信長將柴田
氏鄉記、勝家攻尾張長島賊、渡松木河、斬獲甚衆、家記、盛
十年六月、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賢秀時留守安
土、信長夫人及諸將欲棄城入日野、勸賢秀、
不聽、諸將密遣使召氏鄉、率兵五百、輿五十、
鞍馬百匹迎之、入日野、光秀使賢秀族招之、約以
近江之半予之、氏鄉卻使者、益修守備、光秀怒、將
遣兵攻之、會羽柴秀吉討光秀、誅之、於是氏鄉從
信長子信雄、至京師、秀吉賞其功、益封五千石、取

藩歸譜、家及信雄與弟信孝、生隙、搆兵、秀吉助信
記、盛滅記、雄、柴田勝家、助信孝、他宿將故臣各有所屬、秀吉
勝家並遣使招賢秀父子、氏鄉決意附秀吉、
大喜、乃請賢秀女為己婦、以氏鄉為飛驒守、信孝
勝家既滅、以功賜龜山城、龜山本屬賢秀妹夫、勢
盛信、氏鄉請讓城、盛信、秀吉許之、盛滅十二年四
月、賢秀卒、年五十一、家是歲、秀吉貳信雄、伊賀伊
勢、尾張諸將並起、應信雄、氏鄉為秀吉攻拔嶺城、
攻加賀井城、斬獲甚衆、勇冠諸軍、徙封松島、食十
加賀井城在美濃

賢秀女三條
龜山城在伊
勢
安藝守盛信

松濱城在伊勢

二萬石、関盛信、田丸中務、澤源六等、皆属部下、盛滅記、氏郷屢出兵、攻拔信雄属城、以故伊勢伊賀大率属秀吉、略定中原、咸名曰盛、朝廷授之、関白、氏郷拜後四位下侍、盛滅記、蒲生軍記十五年、氏郷從伐島津氏、秋月氏將熊井越中、據巖石城、絶嶮、秀吉以其難猝拔、欲留氏郷當之、而進兵、氏郷慙留後、密使人候伺城傍山麓、還報曰、宜伏、於是氏郷請攻城、秀吉曰、城險、攻之徒損兵、氏郷固請、乃許之、曰、不克、賜汝死、氏郷喜曰、若軍

不利、即戰死、何俟賜死、秀吉使羽柴秀勝為將、輔以前田利長、氏郷當城、面破柵、先登、秀吉陣松原山、為声援、望見之、自脱其袍、齎賜氏郷、感奮疾攻、會風驟起、縱火焚城、即下、鎮西震駭、秀吉速并九國、因此捷也、於是諸軍分路並進、而氏郷自日向入、島津氏降、明年四月、氏郷以功進正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遷治松阪、氏郷記、武功錄、按爵及從、松坂係天正十五年、今佐家記、又藩翰譜、藩翰譜、熊井越中、作熊伊越中、蒲生軍記、作熊谷、越中越十八年三月、從伐北條氏、臨潢勒部、但整陣列

卿可本姓上
坂本左文

有近士持氏卿甲亂列氏卿立斬以徇軍中服粟
秀吉便繼田信雄攻韭山城、氏卿與蜂須賀阿波
守、福島正則等為先鋒、氏卿積土豚攻城、將北
條氏矩力拒、氏卿臣蒲生卿可冒矢砲挺進、九中
左目、以指抉出丸、益奮戰、拔外郭、既而秀吉召氏
卿還攻小田原城、家記、盛滅記、七月二日、城兵夜
出襲氏卿營、氏卿不探甲、單騎提槍、直繞出敵背、
擊破之、氏卿記、本書不記、鞫捕虜知城中食竭
至畿城下、家記、盛滅記、初氏卿以熊皮為馬標、欲易以

三層笠、及後東正、請之秀吉、曰、此佐、成政
馬標也、以卿之武、固在愧於彼、我將歿、卿是役之
功、許之、氏卿奮激、欲建殊功、預期必死、命畫師為
己像、留之日野佛寺、至是秀吉褒獎、許其請、盛滅記、
戰錄、按家記、氏卿諸馬標、秀吉不待、小田原之功、而許之、恐非、北條氏既滅、秀吉
以氏卿為先鋒、進入陸奥、至大森、関東悉服、秀吉
欲擇一將才、畱任方面者、以鎮奥羽、命諸將覆射
意所屬、崇之、各異秀吉笑曰、我今而後知吾得天
下有由、卿等所擇皆非其人也、方面之寄、非氏卿

木村伊勢守

不可、乃從會津城主伊達政宗於米澤、賜氏卿以會津仙道、并四十萬石、誠之曰、奧民動輒反側、會津重鎮、卿善制之、賜木村秀俊以葛西大崎、受氏卿指揮、蒲生軍記、本書氏卿封會津四十二萬石、曰、會津重鎮、不可不擇其人、也、吾所擇者、二人、卿曰、宜自擇、因谷暗署其名、及僕之皆同、曰、堀左衛門、曰、蒲生氏卿、封會津、與本書不合、氏卿已受命、出而就舍、倚柱流涕、其臣山崎某怪問曰、君方受大封、而有憂色、何也、氏卿私語曰、否、封我以畿內、國雖小乎、緩急可及事、功名可立成、今乃棄之、過

鄙、我悲吾志之不遂也。武島山記、印書政宗既失會津、居常快、會木村秀俊為政苛酷、庶民憤怨、政宗陰誘作亂、十月、土兵起、襲奪木村氏城邑、所在構壘據之、秀俊走保佐沼、急馳使請援於會津、氏卿聞警、即日遣使告變京師、且趣政宗會師、十一月、五日、自將步騎六千、蒞天方、大雪、將士諫之、氏卿曰、罔白命我、與木村相視如父子、今使其死賊、我何以立天下乎、乃單衣著鏡、諸軍皆輕裝而蒞、政宗將兵一萬五千、屯飯坂城、迎之、氏卿軍已遠

信夫先鋒將馳人中軍曰政宗主意於進必有反
心宜舍次數日以察其動靜氏鄉大怒曰及則戰
且政宗之有反心在會津已閉之矣明且茂軍促
政宗、意沮遂焚氏鄉繼其後政宗請招氏鄉
入館計事意欲刺之也氏鄉直入館從者為門者
所遮迺排戶入皆鎧冑把刀櫛以侍政宗不敢動
既罷政宗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攻
名生岩參取盛滅記蒲生軍政宗追蹶視其百餘
即止氏鄉進麾下兵一鼓拔岩斬首六百級即收

兵入岩會政宗進士須田伯耆憾政宗逃歸氏鄉
具告政宗通賊於是氏鄉修砦嚴設守備政宗欲
間道引軍乘虛襲會津慮氏鄉逐擊未果而賊諸
城閉名生陷皆望瓜潰散佐沼圍二解氏鄉遣兵
迎秀俊父子置之名生蒲生軍氏鄉定亂係十
後一宗記及伊達三代傳略曰氏鄉拔名生岩
誤也家記係十一日也月十代略二略十名生
同日也並十一日則蒲生軍難與說非也按盛
滅記秀俊之守則蒲生軍難與說非也按盛
陸奧驍將也恐殺其質不敢迫城而為質昌任
秀俊送其質於名生昌任引之兵護送秀俊父子
俊以易其質氏鄉許之昌任以兵護送秀俊父子